

曉轉齋散記

(八)

胡博淵

本文承胡前校長博淵自新加坡續寄來，以抗戰時期作經，各地廠礦情形為緯，讀來如誦史實，彌足珍貴。博老八十高齡，炎夏揮汗為友聲作稿，特此致謝。

編者

抗日開始

民國廿六年（一九三七）年七月七日，日軍在盧溝橋演習，聲言有二日兵失蹤，須過橋搜索宛平城，其為有計劃的陰謀，可以不言而喻。中國屢欲以談判方式和解，而日人多方為難，反而大量增兵，蓋志在實現田中吞噬中國土地之野心，中國朝野忍無可忍，統帥蔣公乃屢及劍及，動員全國軍民長期抗戰。是年八月十三日，日人在滬，水陸進攻，十九路軍等，奪勇抵禦，全市民衆，箠食盡漿，支持三月，犧牲甚大，而國際方面，莫不同情，因此激動全國軍民之義憤，奠定長期抗戰之信心。

「八一三」後，敵機常至南京轟炸政府機關，各不計。藍坐其側，屢請借貸，有求必應，毫無吝色，翌日余詢其是否記憶昨晚有人借貸，彼云未曾忘也。余抵漢口，即擬隨程飛渝，程忽告余曰：「我等須緩行矣，頃得部電，部長調任貴州省政府主席，令余以次長代理部務。」余遂決定在漢口多留數日。

接眷巧遇

首都初被轟炸時，余將妻子送往安徽太平友人住家暫避，其後月餘，風聲日急，首都連日被炸，江輪隨時可斷，余乃乘在漢口勾留機會，借一戚家陳姓男僕，囑其乘輪至蕪湖，轉太平接眷來漢，並囑蕪湖對岸淮南煤礦碼頭經理，請允搭其公司煤輪。並囑陳赴太平前，先至蕪湖各旅館探訪有無余子元民其人，以免相左。前余數次通電太平給妻子，望速乘輪來漢，余寓漢口璇宮飯店等候，至第五日午夜，而妻子攜兒及陳僕皆來。

據陳僕報告，此行殊多巧遇，茲為摘述如次：陳僕初至蕪湖，往各旅館詢問有無胡元民母子居住，迄無消息，準備次晨往太平，欲覓下榻之所，皆掛「客滿」，最後至一上海小式旅館，中係天井，後有客堂，其左右後面，皆為客房，陳此時饑甚，遂商店主稍坐進食。適來一人，面對而坐，詢陳何往，陳答至太

部會等率自備防空洞，即于地面挖掘深數呎之防空壕，上置枕木一二層，蓋以沙泥，工程極形簡陋，一聞警報，即入其中，其實如真中彈，必被粉碎。一日敵機目標似在實業部，彈若洞旁，僅差五十呎，震動甚劇。過後電線桿上，即有人肉絲襪等懸掛，工友眷屬住附近小巷者，慘死甚多。其他機關，大率類此，於是政府有疏散機關之決定，自上海撤守，國府決定遷重慶，各部會皆派專員前往，籌備遷都事宜。時實業部次長程天固，奉派考察湘川兩省實業，邀余同行，購定大菜間票，適名姝藍妮亦同舟，由程照顧，余始識藍妮其人。晚間看打撲克消遣，一西籍機師，服務政府機隊，給假旅行，先後擊落敵機多架，每架政府獎十萬元，故行囊極富，賭興尤豪，滿面醉容，輸贏

平為實業部胡先生接眷，其人自稱為實業部王科長，明日亦往太平接眷，相約同行。豈知此時小兒已聞陳語，即由後房起牀來見曰：「胡先生即係家父。」而述彼與母今日由太平友人夫婦讀送來蕪，準備明日乘太古末次江輪駛漢口。嗣後思之，此中巧合之處甚多：（一）如陳王二人相遇於門首，已接余名，在客堂進食時，不再提及，則小兒無從注意。（二）內子小兒，由友人婦伴送，開房二間，內子住樓上，小兒適住樓下客堂後，若不如此，小兒亦無從聽到陳言。（三）小兒此日九時即眠，午夜忽醒，如稍遲眠，午夜不醒，雖有人談及余名，亦難聽到。（四）蕪湖客舍甚多，如彼此不同一家旅館，亦無緣矣。此中巧遇，千載難逢，惟有身歷其境者始覺其幸運耳。抑更有奇者，次日內子及兒僕同至江邊，舟輪多為軍人佔住，或避泊小河，不至江面，正苦無計可施，遙見一小輪為一軍官封鎖，陳僕上前為禮曰：「我為主人護送眷屬二人，未知可否請長官帶我等至對岸？」該軍官欣然允諾，到對岸後，陳將余函交與淮南煩碼頭經理，遂乘煤輪安抵漢口，而次日末次太古客輪由蕪啓旋前，即遭日機炸毀，乘客多數浮屍江上，慘不忍觀，內子小兒，未乘此輪，幸免罹難，亦問不容髮矣。

數日後余為彼等定民生公司江輪官艙赴渝，大菜間早告滿座，及上船時，艙位已被佔據，箱籠堆積，

雖有船票，幾同廢紙，余乃去見該輪買辦，與之情商，欲使內子小兒晚間在大餐間歇宿，彼竟讓出出自己房間，本人往報務員房間，膳食由他代理。值茲多難慌亂之日，余尚能安置妻子至後方宜全之地，雖曰人事，豈非天命哉。

考察湘西

同年十日，余至長沙，與建設廳長余籍傳洽商考察湘西金礦事，承予便利，進行無阻，並於設宴歡迎談稱：平江瀏陽金礦區，本為共黨佔據數年，近以國共一同抗戰而撤退，所有青年非帶走即被殺，故兩縣絕少十六至四十之男丁。並述及省府接兩縣青年婦女呈請准其至別縣婚嫁，此事准則不免開一先例，不准亦覺不近人情，事屬兩難，只得批以「呈悉」二字了之。余至平江視察，見金礦原有機器設備，自共黨到後，已經改裝，用作製造鎗彈之用。父老告余某處彼等屠戮反共青年與土豪劣紳及如何慘酷，恐怖之狀，猶形於色。

此間工作完竣，遂往湘西桃源一帶，該處即古所傳世外桃源，附近有私營金礦廠數家，產量成色良好，當地物價低廉，謀生頗易，月薪四五十元之職員，即可與一當地婦女同居，月費三十元，一切膳宿問題，有外勤職務，可預多處之證，余常攜帶本部及曾家岩，沙坪壩等證，即以此也。敵機常作「疲勞轟炸」持續多時，一日午前空襲，警報解除，人皆返寓，詎敵機隱藏高空，突然下降，再爭入洞，擁擠不堪，因此被炸死於地面者，為數近萬。余有一戚薛迪忱，在某煤礦服務，因領全廠工資，適遇警報，兩手保護肩銀包，腰際被人擠壓，重傷仆倒，致遭踐踏斃命。更有一次公共防空壕被襲，守衛緊閉大門，人極擁擠，空壕毫無，或欲奪門而出，亦苦無路可走，結果八千餘人，皆窒息而死，但中有少數死而復甦，更有一人靠壁而立，以口吮石隙水份，幸而未死，皆奇蹟也。日人開始侵華，期以三月佔領中國，詎料遇上海「八一三」之抵抗，即支持三月之久，嗣後泥足日深，前途暗淡，其在重慶瘋狂轟炸，可見焦急之一斑矣。

西康邊情

西蜀為天富之邦，道途至為險阻，敵人如欲冒險深入，公路隨時可斷，所謂勞師襲遠，兵家所最忌，但敵人如由湘鄂直衝獨山，長驅而入，以取重慶，亦非絕不可能之事。中樞為未雨綢繆之計，於民國三十二（一九四三）年左右，設行營於西昌，派張篤倫（字伯常，鄂人，後為湖北省主席）為主任，並令於一年內完成川滇公路，但西康省主任劉文輝，不識此舉

解決矣。左近各地，山水清秀，婦女荆釵布裙，淡雅不俗，過客進入民家休憩，皆受熱情招待，與歐美婦女同樣開通，頗有賓至如歸之感。余過常德，逗留一宵，再往沅零一帶視察，沅江交通，有平底船，可乘三十餘人，兩岸綠野，水波不興，艙內有灘簧。經烏鴉灘時，羣鴉飛繞索食，甚至投入懷中自取，當地居民，敬為「神鴉」，無敢傷者。考察完畢，歲暮返渝，猶憶在湘境時三餐皆飯，初覺不便，久亦習慣成自然矣。

戰時首都

經濟部在漢口成立後，任余為技監，余到部後即整理湘省金礦報告，並建議政府設金礦局，並設各省分局，以利探採。時孔祥熙為行政院長，見余報告，認為可行，即令設採金局，並設分局於各省。重慶既為戰時首都，敵人即視為轟炸目標，該處乃一山城，到處岩石嶙峋，真有「地無三尺平」之概，如望門，曾家岩，沙坪壩等處，平時皆備滑桿，兩桿一椅，二人肩抬，專候雇用。重慶全市皆建於石上，各機關自防空洞，下深數丈，有通風電燈設備，一聞警報，相率入洞，當時有「入洞為安」之戲言。敵機如在左近，洞內可聞地面爆炸之聲，機關職員各有防空證，如用意，疑為別有懷抱，後於行營左近，設二十八軍行轅，以示對立。由是中央地方，各持成見，不相上下，軍委會為和緩局勢，遂商經濟部設一西昌辦事處，專為測勘資源，毫無政治作用，派余以技監兼主任。余奉命後得悉辦事經費，僅敷經常開支，並無聘任專家之預算，遂向部長翁文灝請准調用本部技術人員。以資襄助，由是處中有農業，水利，森林，鑛冶諸專家，分途調查金沙江水利及滇康邊界鑛產各地森林情形。余過成都，曾謁成都行營主任張羣（岳軍），然後到西昌部署。

康定十日

劉文輝蒞西昌設宴歡迎。後余亦赴康定（西康省會即打箭爐）訪劉，劉先派其秘書招待。康定係一大山谷，兩邊傾斜，中有深溪，故已有水電，晚有電燈，但人口漸增，電力不足，燈發紅色。當地皆係番民，身體壯碩，二十左右少女，梳一大辮，絡以紅繩，頭頂水罐，且歌且行，怡然自些。與藏人相仿，其俗重女輕男，有一婦數夫者，亦有兄弟共一妻者。余至康定，時正八月，氣候未寒，據稱每年冬季有四個月，草木不生，除糧食外，以牛羊為食料，青椒亦須飛機運入，每兩售價二元。僧人（喇叭）均食牛羊，民

（下接第10頁）